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获取在华利益、进而霸占中国,借保护侨民为由悍然攻占济南,大肆屠杀我无辜军民和外交人员,打死中国军民6123人,打伤中国军民17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因大规模屠戮自5月3日开始,故又称“五三惨案”。这是南京大屠杀之前,现代国际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一幕。

多年追随孙中山革命,蒋介石为“五三惨案”写下“雪耻”二字——

“外交史上第一人”蔡公时

□康鹏

蔡公时多年追随孙中山革命

蔡公时,江西九江人,字公时,别号虎痴、公痴、痴公。1902年,蔡公时赴日本留学,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常伴孙中山左右,成为坚定的革命党人。因为他曾经两次东渡日本,日语极好,涉及日本的事务,孙中山大多让蔡公时斡旋。孙中山因病住院时,蔡公时始终在其身边,进食、沐浴无不亲手服侍,是孙中山弥留之际伴其左右并聆听遗言的极少数国民党人之一。

1928年4月,刚刚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了山东省。日本担心中国统一后不会任其肆意侵略,所以竭力阻挠北伐,并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张宗昌退走逃亡,北伐军于5月1日占领济南,当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的蔡公时因精通日语、谙熟日情,兼任山东特派交涉员,负责与日本驻济南领署联系交涉,要求日本政府从济南撤军。

在徐州出发的时候,蔡公时对蒋介石说:“这一次出去,料想日本人一定要同我们捣乱。我们如一退让,他们就要更加凶狠,我们必要拿革命的精神同他们周旋。”蒋介石后来回忆道:“我对他(蔡公时)说你尽到外交官的职责,必须如此,才能不辱使命。所以他后来为日军所执以后,一点也不屈服。”

蔡公时用日语斥责日军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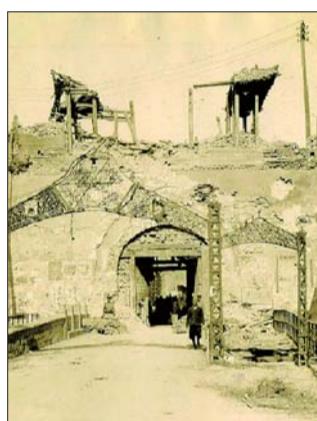
当时,日本军队在济南滋生事端,到处挑衅。5月1日上午10点,国民革命军一个营长和一个少校副官带领4个连长因找房子行至经五纬五路口,被武装日军捉去当场用刺刀杀死,尸体被拖去焚烧。当时正在向济南集结的北伐军官兵也不断遭到日军的杀害。

5月2日,日本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部由青岛到达济南。这时在济南的日军已有3000余人,他们将经一路、经二路和纬一路、纬三路划为东守备区,把经二路、经六路和纬六路、纬十路划为西守备区,并在经七路附近架设起多门大炮,布置了机枪阵地,还在济南的商埠区、使领馆、邮局、银行、医院等所在地抢先布置防区,不准中国军民通行,禁止商埠区居民外出。

5月2日,蔡公时抵达济南。5月3日上午8点左右,蔡公时进入位于济南商埠经四路小纬六路的山东交涉公署。他亲自在正面墙壁上悬挂了孙中山像、国旗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条幅。蔡公时正要与日本方面交涉,却听到市内各地枪炮声不断传来,山东交涉公署门前也开始有日本兵与便衣队在活动。蔡公时只得给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畠一打电话,询问因何发生冲突。西田畠一狡黠地回答:“不知何故互起误会,双方现应立即停战。”蔡公时再派人出去上街买菜、送信时,却被日本兵开枪打回。交涉公署全部人员被围困整整一天,



蔡公时遗像



“五三惨案”发生后,济南西门箭楼被炸后的惨状

吃不上饭,只能喝些自来水,不久电话线又被切断,交涉公署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

当天下午4时,20多名日军借口交涉公署前发现日军尸体,强行闯入交涉公署,把前后门围住,将署内人员的自卫枪支全部缴下。当晚9时,又有50多名日本兵闯进交涉公署,剪断电灯线,交涉公署顿时陷入黑暗之中。日本兵置国际公法于不顾,在手电筒照射下,撕毁国民政府旗帜青天白日旗及孙中山画像,强行搜掠文件。为避免事态扩大,蔡公时婉言要求日军停止搜查,退出公署;并请日本领事前来洽商,但均遭日军拒绝。蔡公时用日语同日本兵理论,严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粗暴侵犯中国外交机关及外交人员的行径。但残暴的日本兵不等蔡公时说完,就用枪托将蔡公时打翻在地,又将蔡公时和17名随员全部捆绑起来。随后,一个日军兵宣读了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屠杀外交官员的命令。蔡公时翻译给大家说:“日本兵要剥去我们的衣服、枪毙我们。我们没法,赴死可也。”

勤务兵张汉儒写下殉难始末记

一个日本兵跑上来,先将蔡公时的耳朵割掉,然后又将蔡公时的鼻子割下。蔡公时大义凛然,骂不绝口。凶残的日本兵突然将刀插进蔡公时的

嘴里,使劲旋了两圈,剜掉了蔡公时的舌头,并将蔡公时的双眼挖出,蔡公时顿时全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据在“五三惨案”中侥幸逃出的勤务兵张汉儒回忆说:“当时我虽已血流满面,痛之彻骨,但还惦记着蔡公时主任不知被日军作践成什么样子。我借手电所见: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随后,日军一拥而上,将蔡公时等17人剥光衣服后用鞭乱打,并用刺刀乱戳乱砍,用极其残忍的手段百般凌辱后,然后分批拖到交涉公署院内用机枪扫射。蔡公时和他的16名随员,从5月3日当天8时开始办公,到晚上10点被日兵包围并杀害,赴山东交涉员公署任上前后不过14个小时。为了掩盖罪行,日本兵又一把火焚烧了遇难者的遗体,草草埋葬在交涉公署院内。

只有勤务兵张汉儒乘枪声一响,应声倒地,以后在黑暗中趁混乱之际剪断绳索逃出,惨案才得大白于天下。他作为现场见证人,写下了《蔡公时殉难始末记》,揭露了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

“五三惨案”震惊世界

同日,日本侵略军向济南的中国军队发起挑衅,并随即发起大规模进攻,将7000余名北伐军缴械,同时在济南滥杀无辜平民。8日,日军炮轰济南,9日猛攻济南城门,北伐军将士奋起抵抗。5月10日,日军利用飞机、大炮、机枪,发疯似的轰炸扫射。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方针,命令北伐军“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伐。11日,国民革命军代理济南卫戍司令苏宗敬接到蒋介石密电,命令守军放弃济南。中国军队放弃济南后,日军进城,又大肆屠杀、洗劫,杀死重伤中国民众数千人,来不及撤出的数百名北伐军伤员也全部被日军屠杀,这就是举世震惊的“济南惨案”。据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调查:“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0多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因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军民是从5月3日开始的,故又称“五三惨案”。史学家称,这是南京大屠杀之前,现代国际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一幕。

“五三惨案”发生后,国民革命军绕道北伐,直到占领北京后,日军才表示愿意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谈判反复进行了一个多月,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就解决济南惨案问题在南京正式签字。“五三惨案”交涉结束后,日军被迫撤兵。从表面上看,好像这次中国对日外交获得了胜利,其实不然,因为日本只是履行了济南协定中的撤兵回国的一部分,而其赔偿损失部分却没有履行。“济南惨案”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心理产生重大冲击,蒋介石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坚持每日写上“雪耻”二字。



人文齐鲁

星期四
2015.4.30
B01-B04

阅人文
知齐鲁

刊前絮语

又是警报响起时

□徐静

“我奶奶开始抄经的那年五月,我二姑出世。由于日本人成天价往济南城开炮,打得满世界乱响,老人们为了哄慰初生的小婴儿(当然也是为了哄慰自己),便不住地念叨:‘不怕不怕,大响嘛!大响嘛!不怕不怕。’我二姑于是有了小名:大响!”这是台湾作家张大春笔下还原出的五三惨案时的细节。

日本鬼子为什么要在济南大开杀戒?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当时的惨剧是如何发生的?今天B1版的《外交史上第一人蔡公时》一文为我们全景解读了这一历史事件。蔡公时是一位血涌于顶的救国者,铁骨铮铮,血气方刚,但他多次追随孙中山起义,多次流亡,多次被追捕。“五三惨案”中,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的蔡公时奉命赴济南与日方交涉,面对强行进入交涉公署的日军,蔡公时为维护民族正义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用日语斥责日军暴行,被日军割去耳鼻挖去双眼舌头后,与16位随员一同遇害,其就义过程极为惨烈,被誉为“中国外交第一人”。

据作者康鹏搜集到的资料,蔡公时的身后事亦令人唏嘘不已:他和随员遇害后遗体被日军焚烧,骸骨被挖出后存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地下室内,以后却不知去向;他留下一双儿女孤苦伶仃,女儿从小被人收养,饱受磨难,直到65岁时才知道自己的身世;遇难人员遗属生活困难,在领取抚恤补助金时却遭到刁难。南洋各界同胞为纪念蔡公时,为他铸造了一尊全身铜像,这尊铜像在异国他乡历经76年风雨沧桑之后,才回到了烈士牺牲的地方……蔡公时用鲜血写就了他的历史,而他留给我们后世的启示又是什么?每到5月3日这一天,济南上空都会会长鸣警报,悼念“五三惨案”遇难同胞,今年的那一天,请怀着对烈士的虔诚,肃穆片刻,在心底里默念“勿忘国耻”。

抗日战争时期,海阳对日开展的地雷战“威震敌胆,名扬全国”,因此,1962年出品的电影《地雷战》正是对当年胶东抗日军民以地雷为武器英勇抗击日寇的真实写照。电影里那个女主角“玉兰”姑娘,就是以当年海阳县纪家店村青妇队长陈桂香等人为原型加工塑造出来的。在编辑这篇稿件时,我看到了陈桂香一直珍藏了70多年、19岁时留着漂亮长发的照片,是那么漂亮!乍看上去就像电影《地雷战》中的“玉兰”姑娘。“陈桂香说,当时多么喜欢自己那留了十几年的秀发呀。可是,为了对付越来越狡猾的日本鬼子,还是忍痛将心爱的长发剪下来做了‘头发丝雷’的引线。”“不见鬼子不挂弦!”“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叫鬼子挨打又挨炸,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地雷战》中这几句著名的台词,唤起了多少人脑海中难忘的红色记忆啊!



老照片

□王秀生

前段时间,得知韩国政府于3月20日将新发掘的志愿军烈士遗骸交还给中国政府,68位烈士的英灵在清明节前夕回到了祖国怀抱。看到这一幕我的眼睛湿润了,联想起了父亲生前讲过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段艰难岁月……

父亲是1950年11月第一批赴朝参战人员,在战斗中双脚严重冻坏、左耳根部被炮弹击伤造成间歇性耳聋,其间跟随后方医院回国疗伤。1951年9月父亲伤愈后,二次赴

留在父亲心中的丰碑

朝重新回到二营四连连任连长,当时四连参加西方山争夺战人员已大部阵亡,仅存13个人,团里又从别的连队调来人员补充,父亲看到四连重装后的战斗力,心中充满了希望,他要重振“钢四连”的威风。

1952年3月,四连接受了西方山阻击任务。战斗打响后,美军在坦克、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向西方山、斗流峰发起全面进攻,激战数日,我军阵地落弹万余发,工事基本被毁,但我军战士英勇阻击击退敌人7次冲锋,西方山主阵地和西北的王在峰仍牢牢控制在我军手中。

西方山阵地由防御转入争夺战,最终坚守阵地的四连和兄弟部队在上级指挥下,军组织炮兵进行火力支援,对西方山、斗流峰之敌进行密集射击,在我军猛烈连续炮击下,美军支持不住,向南突围,我军收复西方山、斗流峰。至此,四连圆满完成了十八天的阻击任务,部队虽遭受重大损失,但阵地始终没有丢失一寸土地,并终将阵地顺利移交给兄弟部队,1952年6月父亲所在部队奉命从朝鲜回国,驻守胶东半岛海防重地,9月父亲升任一营营长。

